

中美关系

美学者称特朗普对华施压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登载该智库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的策略至今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应改变策略。文章摘要如下：

由于受到选举胜利的鼓舞，以及认为美国之前的对华政策已经失败，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政策转变建立在这样一种判断之上：中国整体国力的增强是以美国受损为代价，除非阻止或减缓中国的发展，否则它将使美国黯然失色，并将自己的愿景和价值观强加于国际体系之上。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验旨在减缓中国的前进步伐，并迫使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优先事项和对其行为的担忧做出更积极的回应。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政策实验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中国在追求自己的雄心时变得更加积极了。在美中关系中，对抗的领域增多，合作的领域减少，两国解决问题或管理相互竞争利益的能力已经萎缩。

即便如此，解决办法不是退回到过去的政策，而是利用特朗普政府已经打开的政策空间，形成更有效的对华政策。对此，华盛顿对自己的相对优势树立信心，设定清晰的目标，执行连贯的政策，争取盟友和美国公众的支持。

美学者称美应重新评估与台湾的安全关系

卡托研究所网站登载该智库国防和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特德·盖伦·卡彭特（Ted Galen Carpenter）的文章《美国在保

卫台湾上愿意走多远》称，自蔡英文 2016 年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台海关系日益紧张，这给美国带来了惊人的风险，美国领导人应当重新评估华盛顿与台湾的安全关系。

文章指出，自 2017 年以来，台湾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空军和海军军事演习一直在增加。2020 年，这种演习的范围和速度更加明显增加。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作战飞机现在经常接近甚至越过海峡中间的实际控制线。

文章称，中国关于美台加强战略合作的指控并没有错，美台关系在特朗普时期一直在加强。一个关键的里程碑是 2018 年 3 月通过了《台湾旅行法》，该法授权而且明确鼓励美国国家安全高级官员与台湾同行交流。同时，国会和外交政策界的两党人士正在大力推动美台军事合作，其中一个关键的提案是《台湾防卫法》。如果签署成为法律，该法将推动美国政府“威慑、延迟或拒阻”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军事力量的任何企图。除了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合作外，美国还在增强自己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次数明显增加。

文章称，继续向台北出售武器无疑会惹恼北京，但中国难以停止这一进程，且华盛顿很可能得以继续保留对“防御性”武器的自由定义。但在另一方面，动用美国军力在台湾击退中国（大陆）军队将为美国带来极大的风险。如果不更加谨慎，美国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军事碰撞。这样的结果对中美以及台湾都是灾难性的。美国领导人需冷静地考虑维护台湾“独立”是否值得作出这样的牺牲。

美学者：美国必须避免与中国展开核军备竞赛

为了最好地维护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美国的核政策需尽量

减少核武器在中美大国竞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为军备控制铺平道路。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登载该智库资深研究员梅慧琳 (Oriana Skylar Mastro) 的文章《美国必须避免与中国的核军备竞赛》称，为了最好地维护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美国的核政策需尽量减少核武器在中美大国竞争中的作用，并为军备控制铺平道路。文章摘要如下：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一直在认真地进行核力量的现代化建设。目前，北京的核弹头数量估计在 200 枚左右。据五角大楼估计，未来 10 年中国核弹头的储存量将翻一番。这些现代化举措主要集中在提高部队生存能力上。此外，中国正在研发采用了多种可独立瞄准的再入飞行器 (MIRV) 和机动再入飞行器 (MaRV) 技术的弹道导弹系统，以提高导弹的效能。同时，解放军的新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据称能击穿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军队的结构性改革也揭示了核武器在中国战略中的关键作用。

中国推动核力量现代化和多样化努力让一些人重拾冷战时期的核威慑思维。美国战略司令查尔斯·理查德 (Adm. Charles Richard) 表示，中国的核武器集结与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一致”，强调美国要追求核现代化；前参议员乔恩·凯尔 (Jon Kyl) 和迈克尔·莫雷尔 (Michael Morell) 主张增加低当量核弹头。然而，在中美大国竞争中强调核军备竞赛是危险的。

中国自 1964 年第一次进行核试验以来，便采取了相对温和和克制的核政策。中国的政策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坚决实施核报复”，旨在遏制核攻击和胁迫。美国在设计核政策时应以增强中国对其二次打击能力的信心为目标，使北京不必以破坏稳定的方式改变其态势。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当注意，尽管中国在核和常规军事上处于

劣势，但中国并没有采用更具攻击性的宣示战略或作战理论。许多核专家担心，美国重振核竞争的努力可能促使中国采取更具攻击性的姿态。

美国核政策的一个优先事项必须是，促进与中国的军备控制。如果中国同意参与这样的安排，这对美国来说将是非常有利的：首先，一个包括了提高中国核现代化透明度的军控协议将是有益的；其次，如果中国成为军控机制的一部分，美国将有机会说服中国开展更好的战略稳定性实践。

当下，中国的战略家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必须首先承诺大幅削减其核武库，然后再要求中国也这样做。这一立场似乎是合理的，因为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大约是中国 25 倍。这为美国提供了机会。尽管美国和俄罗斯采取更温和的核姿态未必会促成中国最终同意军控协议，但当下值得与北京接触，以澄清美国愿意在其正在进行的核现代化努力中更加透明和克制。

美国外交

民调显示美国人支持美在全球扮演积极角色

芝加哥全球理事会网站近期发布民调报告称，美国人继续支持美国在全球扮演积极角色。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多数受访者支持美政府参与国际事务。68%的人认为美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54%认为美国应当更多地参与解决世界问题而非逃避。

受访者认为盟友是国际事务中的关键部分。绝大多数人表示，欧洲（68%）和中东（59%）的盟友大多对美国有利。大约有四分之三（73%）的人仍然支持维持或增加美国对北约的义务，71%

的人认为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决策前应当与大多数盟友进行磋商。

美国民众同样继续支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三分之二(65%)的人仍认为全球化对美国有益，大多数人认为国际贸易对美国(74%)、消费(82%)、改善与其他国家关系(85%)以及创造就业(59%)有利。

当谈到对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议题时，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态度截然不同。民主党人最关心的是全球性问题，如新冠肺炎大流行和气候变化，其次是社会问题，如种族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共和党人则把传统安全挑战视作本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包括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发展、国际恐怖主义以及伊朗核计划。

60%的民主党人表示美国政府应当推动和中国的友好接触。大多数的民主党人反对限制中美两国科研交流(57%)或是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64%)。相反，67%的共和党人将中国看作比起其他任何威胁都要严重得多的威胁，且64%的人们认为美国应当积极动作以限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力。

美智库分析美如何在中东地区应对中俄

兰德公司网站近期载文称，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扩大，而美国国内要求美国撤离该地区的呼声上升，美国的影响力下降将不可避免。未来美国政策制定者在评估美国在中东相对于中俄不断演变的影响力态势时，应该注意以下五点：

第一，三国的互动不一定总是零和。比如，在维护地区石油供应稳定和反恐方面，三国都有共同的国家利益。

第二，虽然“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现已瓦解，但它显示大国其实可以合作，以实现雄心勃勃的外交目标。

第三，并不是华盛顿每一次所谓的失误或行动调整都会自动有利于北京和/或莫斯科的战略利益。中国越来越有可能发现自己成为地区竞争的靶子，而俄罗斯的军事攻势正在耗尽其金库。

第四，在美国将目光投向亚太地区的同时，它战后在中东培育的庞大军事资产和外交网络表明，其对中东状况改变的预测有些过头了。

第五，在评估中俄各自在中东的活动时，如果华盛顿将长期、多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与临时、有限的战术同盟混为一谈，就有可能反应过度。当美国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在中东内外与中俄竞争时，它必须大力、坚决抵制危言耸听。

美智库为美提升威慑战略效力建言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近期发布报告称，2020 年美国大选无论谁获胜，美国都有可能继续将威慑作为美国防战略的核心。为了使威慑战略适应今天的现实，报告向美国防部提出如下建议：

理解竞争：在冷战期间，美国国防部做出了大量努力来了解苏联领导人如何计算成本、收益和风险，以及他们如何看待战略军事平衡和关键地区的平衡。对这些平衡的净评估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确定薄弱领域和潜在机遇，增强美国防御态势的威慑效果。

重新思考升级动态：当代威慑战略必须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中发挥作用，这表明有必要更新纵向和横向的升级“阶梯”。梯级标志着冲突强度（纵向升级）或地理分布（横向升级）的飞跃，它们确定了阻止对手升级的重要节点。在更新这些“阶梯”后，可以开始巩固那些需要加强的梯级，以提高威慑力。了解对手如何看待升级对于成功也至关重要。

缩小归因缺口（attribution gap）：如果不能及时确定攻击

的源头，就有可能破坏基于威胁对侵略者施加及时和不可接受的惩罚的威慑战略。加强情报工作可以改善这一问题。

保留选择余地：在战争特征迅速变化的时代，加之财政管理不善和新冠疫情，国防预算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考虑到威慑手段和方法可能需要作出重大调整，在确定新的防御战略和威慑要求之前，应优先考虑最大限度利用国防部的投资选择。

只要威慑战争仍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威慑战略就仍然是美国国防部工作的核心。很多趋势表明，建立在威慑基础上的战略越来越难以制定和执行。然而，如果威慑失败，爆发全面战争，美国要付出的高昂代价使下届政府必须致力于确保威慑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兰德报告分析美国影响力减弱的原因

兰德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称，在过去 20 年里，美国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就急剧减少，这一代美国人成长于一个外交政策挫折多于进展的时代。报告尝试衡量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程度，确定其原因，并提出扭转这种趋势的方法。报告摘要如下：

本报告用两种方法来衡量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第一种是分析外国公众对美国的尊重和信心的相关民调数据；第二种是分析美国外交政策取得的重大成就。

首先，虽然美国的硬实力（体现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减弱，但它的软实力，即维持他人信任、激发喜爱之情和鼓励他人效仿的能力，明显下降。过去几十年的民调数据显示，外国公众对美国的尊重和信心显著下降，尤其是在那些华盛顿长期指望能效仿美国的国家。

其次，美国的外交政策成就减少。1945 年至 2000 年，重大

成就的年均增长率大约是每年一项，而自 2001 年以来，这一数字已降至每四年一项。小布什陷入了无休止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反恐战争”。奥巴马本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外交政策举措几乎都被他的继任者推翻。特朗普的主要外交举措尚未取得成效。

对于美国影响力减弱的原因，观察人士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一种分析认为，美国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原因是，国内分歧加剧，公众对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支持减弱；有人批评 21 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过度依赖武力，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缺乏战略一致性；还有人指出，美国的影响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限制。

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似乎是最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二战期间和之后，苏联实力增长在整个冷战期间都是美国取得成就的动力，而不是美国缺席的借口。自那以后，中国是唯一一个变得更加强大的挑战者，但这更多是一个关乎未来的问题，而无法解释过去 20 年美国政策遭遇的挫折。

对美国影响力下降的最佳解释似乎是傲慢招致报应。冷战获胜让美国觉得自己无所不能。“9·11”恐怖袭击的刺激、塔利班的迅速垮台和“基地”组织的分散促使美国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全球反恐战争，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政策来对付核扩散者，入侵伊拉克，并宣布要把伊拉克变成中东其他国家的民主榜样。这些多重任务使美国不堪重负。没有一项任务令人满意地完成。

这种成功、自负、过度扩张、失败和撤退说明了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和外部事件如何相互作用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影响力为何大幅下降。

过去二十年，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发展速度放缓，甚至开始出现倒退。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已经开始感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他们没有意义，他们未能分享国内和全球进步的果实。文化焦虑

也助长了反全球化态度，但几十年的工资停滞、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流动性下降更能解释“美国优先”立场的吸引力。对全球化的抵制绝不限于美国，但鉴于美国一直是当前全球秩序中最重要的单一支柱，美国的背叛将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

美国政治/其他

美媒分析民调漏掉隐藏的特朗普支持者的可能性

“583”网站近期载文称，有观点认为，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过于“害羞”，不愿承认自己支持特朗普，或者有很多隐藏的特朗普支持者未被民意调查捕捉到。这种观点常用来解释为何2016年或今年特朗普民调表现不佳，但这一观点很难站住脚。

文章称，人们仍在谈论“害羞的”特朗普选民的部分原因是，州民调的误差更大，尤其是在2016年决定选举结果的一些关键摇摆州，而且民调有可能漏掉了一部分特朗普的支持者。此外，在2016年大选之前，有很大比例的选民尚未做出决定或选择了第三党派候选人，相当一部分最后才做决定的人都选择了特朗普。

文章称，如果特朗普的选民真的“害羞”，那么电话调查和网上匿名调查的结果可能有出入。然而，“早安咨询”的最新调查显示，无论是电话调查还是网络调查，拜登的支持率都领先。该公司在摇摆州的调查也未发现有“害羞的”特朗普选民。

不过，民调显示，仍有多达55%的选民相信，隐藏的特朗普支持者可以帮助他以某种方式赢得连任。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下跌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但如果你问美国人是否认为他会赢，很多人的答案仍然是肯定。

研究表明邮寄投票受阻或对拜登不利

Axios 网站近期载文称,根据对“调查猴子”(SurveyMonkey)和塔普软件 (Tableau) 数据的分析,最反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民是迄今最有可能在总统大选中以邮寄方式投票的人,如果邮寄投票受阻或者被拒绝比例过高,将极大影响拜登在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得票率。

在亚利桑那州,90%强烈反对特朗普的注册选民倾向于邮寄投票,46%强烈支持特朗普的注册选民倾向于邮寄投票。在内华达数据之比是75%比21%,在密歇根州是79%比24%,在威斯康辛是77%比15%,在佛罗里达州是75%比27%,在宾夕法尼亚州是74%比8%。

此外,拜登面临的另一重风险在于,30岁以下的黑人注册选民中有18%、30岁至44岁的黑人注册选民中有14%表示不打算投票。尽管拜登(76%)在黑人选民中的支持率大幅领先特朗普(11%),但仍有相当多的人保持作壁上观。

特朗普竞选团队称即使输掉佛州仍能胜选

《华盛顿观察家报》网站载文称,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一年前设想了一种选举场景,即特朗普赢得四年前拿下的所有州外,再赢得6个州,如今他们设想,特朗普即使输掉佛罗里达州,仍可以通过扩大中西部地区的版图,获得270张选举人票。

特朗普团队竞选“战场”策略总监尼克·特雷纳(Nick Trainer)在一次简报会上展示了可能的选举地图,其中两张显示特朗普输掉佛州。一种情况是,特朗普输掉佛州和亚利桑那州,

但仍然获得 270 张选举人票，这是他获胜的最低要求；另一种情况是，特朗普输掉佛州和北卡罗来纳州，获得 272 张选举人票。

民调显示，由于两位候选人都在佛州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共和党人可以指望该州保守的北部和西南部的选票，而民主党人则可在该州南部人口密集的地区赢得大量选票。双方都在争夺城市和郊区摇摆选民。

尽管民主党人认为拜登有多种途径当选总统，但他们认为佛州可以阻止特朗普。支持拜登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团结全国”的民调公司 GQR 最近发布备忘录称：“缺了佛罗里达州，特朗普连任不现实。”

第三党派总统候选人对选情的影响下降

Realclearpolitics 网站载文称，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共和党与民主党之外的其他党派候选人能发挥巨大作用，但今年他们的作用下降。

2016 年，民主党获得了惨痛的教训。当时，特朗普在密歇根州以不到 1.1 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了希拉里，而绿党候选人吉尔·斯坦(Jill Stein)获得 5.1 万张选票，自由党候选人加里·约翰逊(Gary Johnson)获得 17.2 万张选票；在威斯康辛州，特朗普赢得了大约 2.3 万张选票，少于斯坦的 3.2 万张；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坦获得 4.9 万张选票，超过了特朗普领先希拉里 4.4 万张选票的优势。这三个州的胜利让特朗普入主白宫。

第三党派候选人面临四年前没有的障碍，影响力可能会削弱。在近期一项法庭裁决中，绿党候选人的名字被禁止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上。此外，一连串的法律挑战将使重要的第三党候选人无法出现在威斯康辛州的选票上。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无党

派人士迈克尔·梅克塔(Michael Meketa)在 2016 年投票支持了约翰逊，但今年他将选择拜登。他说：“从上次选举可以看到，在基本是两党制的体制中，第三方候选人是没有希望的。”

有两个因素导致 2016 年第三党候选人得票率激增，一是选民不喜欢两党候选人，二是一些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不可能胜选。民调专家理查德·祖巴(Richard Czuba)表示，“当时一些民主党人不仅没有参加投票，还有相当数量的人转向了第三党，作为一种抗议投票”，“今年这种情况发生不会发生”。

2012 年总统竞选共和党策略师凯文·马登(Kevin Madden)：“如今选民对拜登没有像对希拉里那样的负面情绪，缺乏第三方候选人将对特朗普不利。”

美国最富的人均未公开为总统候选人背书

Vox 网站近日载文称，美国最富有的 10 位富豪几乎都是科技界的亿万富翁，没有一个人表态在 11 月将投票给谁。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最富有的人没有参加总统竞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个事实：近年来，公众对超级富豪，尤其是主要大型科技公司的敌意一直在上升，对候选人来说，这些超级富豪的支持既是资产，也是负担；即使候选人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今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们在政治上也处于困境，他们必须穿越反垄断的雷区，以及有关政治偏见的指控。因此，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会为总统候选人背书，而候选人也不会提出要求。

大多数科技巨头及其掌门人在移民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始终与特朗普领导的白宫意见相左。许多科技界领袖团结在拜登周围。像里德·霍夫曼、埃里克·施密特和劳伦·鲍威尔·乔布斯

这样的人，他们正投入金钱和精力来“赶走”特朗普。

但在美国亿万富翁排行榜顶端的人却沉默了。排名前十的非科技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也是如此。在特朗普时代，随着公司股价飙升，许多科技行业的亿万富翁变得更加富有。但总的来说，他们把自己定位为包容、进步和有公民意识的领袖，在必要时选择有原则的立场。

获得这些人物的公开支持似乎并不是拜登的首要任务。拜登竞选团队尚未公布商界和科技界领袖的支持名单，这也表明如今政治竞选团队某种程度上将硅谷视为负担。这与 2016 年的情况不同，当时希拉里竞选团队公布了一份由 Netflix 首席执行官里德·黑斯廷斯、Facebook 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和 Airbnb 的三位亿万富翁创始人等人背书的名单。（他们今年都没有正式表态支持拜登，不过有些人已经给拜登捐款。）

世界首富杰夫·贝索斯更愿意为政治候选人捐款，作为《华盛顿邮报》的所有者，他经常与特朗普发生冲突。世界第四大富豪、刑事司法改革的倡导者马克·扎克伯格表示，他对特朗普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感到“厌恶”。但两人都没有在总统竞选中支持拜登，如果这么做，可能会让自己暴露在特朗普的怒火之下。

公开背书还可能危及科技行业领袖将自己的公司描述为政治中立的努力。特朗普及其盟友经常指责大型科技公司有一种反保守的偏见。即使那些不是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人也对成为党派战士感到不安。美国第二富有的人比尔·盖茨在新冠疫情期间成为公民领袖，他在评论特朗普处理危机的方式时一直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但盖茨夫妇仍希望保持坚定的无党派立场。

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分别在美国富豪榜上排名第八和第九位。但这些天来，他们几乎没有发表任何形式的公开声明，尽管布林悄悄向进步团体捐款，甚至在特朗普就

职一周后在旧金山机场抗议特朗普政府的移民禁令。两人都没有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发表意见，不过，布林的妻子今年夏天给拜登捐了一笔钱。

有两位亿万富翁曾明确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他们是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和微软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埃里森今年成为特朗普在硅谷的一个罕见盟友，为特朗普举办了一场筹款活动，为特朗普竞选连任筹集了 700 万美元。但是埃里森并没有亲自参加这次活动，他坚持认为这不是正式的支持。今年早些时候，鲍尔默的妻子康妮向一个支持拜登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 50 万美元。